

吴佩孚

● 安家正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吴佩孚

安家正 著

安徽文艺出版

(皖)新登字(04)号

吴佩孚

安家正 著

责任编辑:汪 洋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1.625

插 页:2

字 数:240,000

版 次: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7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98-3/I·1198

定 价:8.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我历来主张：文章是非功过，应由读者评说，作者在书前书尾绕舌，说三道四，大可不必，因为读者自己长着脑袋。至于请名家显要来或指正，或捧场，更大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了。名家既然首肯，何不自撰一部，岂不比眼下这篇还高明？如果只是“溢美”，那名家的声望大打折扣，于作者也是有损道德的事。是故，我也有结集出版，有长篇问世，却绝少有“前言”点缀其前的。但是，这一篇却只能例外，因为本篇写的是吴佩孚。

他是蓬莱秀才，在胶东的历史人物中，他的罄竹难书的罪过与让人喟叹的业绩当属首屈一指。风云际会，把他推进了历史的旋涡，甚至托上了顶端。谁都无可否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曾经为世人所瞩目，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民国开元之初，尤其是在 1922 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获全胜之后，他曾经掌握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命脉。将他称为“半个帝王”也丝毫不过分。这个人物一生的命运大起大落，简直可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曾经挥师百万，叱咤风云，也曾孤家寡人，束手待毙。当然，对他的行状品格也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因为他的双手沾满了无辜民众的鲜血，曾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主要障碍；但同时，他也治军有方，表现出一些有胆有识的作为来，尤其是晚年拒绝日寇的诱降，表现出的浩然正气，

更给这位“儒帅”的晚节大涂了“亮色”。对他似乎难以一语论定。

毛主席曾经说过，吾最佩服曾文正。想来伟大领袖之欣赏曾国藩，不是因为他镇压太平天国杀人如麻，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点，既点燃了我心头的创作之火，又指明了我创作的方向。吴子玉向来被称为“儒帅”，在诸多的纠纠武夫中是“鹤立鸡群”的人物，采撷他传奇色彩甚浓的一生中若干个发人深省的片断，让人在饭余茶后或为谈资，或为阅读，不是很有意义的吗？即使不刻意追求“史鉴”的意义，也可以在这种欣赏中得到许许多多的启迪，因此，我决心将平日搜集的材料连缀成篇了。是故，这就决不是为吴佩孚来树碑立传，也无全面地评价吴佩孚的奢望。最初的几篇在山东的刊物《阅尽人间》登载之后，不少热情的读者来信来函，甚至深夜打长途电话来提供资料，希望我写一个“完整”的吴佩孚，“真实”的吴佩孚，甚至是“赶时髦”的吴佩孚。（例如他首创外语学校，最早主张开放外贸等等）我都不敢从命。我只想“窥豹一斑”，看看这位“儒帅”的那“儒雅”色彩的背后有什么历史深层面的东西——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

然而，历史人物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是像吴佩孚这样一个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连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窥见中国近代史的诸多风貌。只有正确认识历史，爱国主义才不是空泛的，而正确认识历史又必须不仅从正面了解英雄的业绩，也必须从反面了解枭雄的面貌——何况吴佩孚

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枭雄。

这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一本《吴佩孚》就完全必要了。

值得申明的是,我写的是纪实小说,只能追求“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换句话说,我是用文学的笔法来叙说历史故事,首先得考虑的是“可读性”。我不能写成历史教科书,只能写成历史纪实文学。也就是“七分真,三分假”的历史演义。

本书在重大历史过节上均有史料根据,让历史学家挑不出史实的毛病来,当然,在观点上可以争鸣,在材料上可以考证,但却不能斥为“瞎编乱造”。写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其实也是一种“做学问”,对材料应该“竭泽而渔”,然后根据人物刻画的需要来加以选择。这种选择只是取舍而已。中间的若干空白只是细节允许作家驰骋自己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也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我常常为了一个次要人物的“字”查阅很多书,实在不可得,便把这句对话删掉,这是因为当时的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

上述只是作者的主观愿望,能否兑现,乞望读者诸君指正。

安家正

1993.9.1 于烟台

目 录

前 言	1
一 落魄秀才	1
二 间谍履险	14
三 浑水摸鱼	35
四 决策智囊	50
五 冰炭不容	62
六 衡阳画梅	74
七 兵不厌诈	87
八 人头督阵	102
九 举棋不定	119
十 洛阳练兵	134
十一 你死我活	147
十二 操纵政坛	162
十三 两头作大	183
十四 虎踞洛阳	197
十五 屠夫嘴脸	216
十六 泾渭分明	229

十七	超级睡袋	245
十八	“烂肉完肤”	267
十九	不共戴天	282
二十	蜀道泪影	295
二十一	流浪生涯	311
二十二	往事如烟	321
二十三	什锦花园	337
二十四	最后时刻	349

一 落魄秀才

1

军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产。在众多的军阀中唯独吴佩孚被称为“蓬莱秀才”。

这顶桂冠很为他自己所珍惜，他留下一部诗集，起名就叫《蓬莱诗草》。

公元1874年（清同治13年）三月初七日，他生在蓬莱城里安香杂货店主人吴可成的家里。距离不足二里就是世界闻名的蓬莱仙阁——出现“海市蜃楼”的地方。

蓬莱自古就被称为海中的三座神山之一。司马迁的《史记》中描述那里有“仙人及不死亡药”，“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气象实在够虚无缥缈的了。吴佩孚出生在这里，却很少沾染上仙气。尽管他擅长易理，连行军打仗都要占上一卦，但却只能在尘世当一名货真价实的“屠夫”。

蓬莱阁下有座“水城”，是抗倭名将练水师的训练基地，

因而这里的民气很有点爱国情愫，安香杂货铺的主人也不例外。他崇拜戚继光，由于戚继光字佩玉，所以在吴佩孚呱呱坠地之后，吴可成便以佩为名，以玉为字，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

蓬莱阁坐落在城北的丹崖山上。阁的下面便是黄海与渤海的分界之处。那里澄波万里，帆影碧空。有闻名中外的十大胜景。少年吴佩孚在这里尽情嬉戏，也许，由于道教文化的熏陶，使这小镇顽童避免了“市井无赖”的前途，而成了“市井强人”，也许，由于这里道教文化的滥觞，使他积极入世，而与佛理不沾边。他童年逛的是龙王庙，听到的是阎罗殿中充满恐怖的故事。这条汉子的心变得很硬。

嬉戏的年代太短促，吴佩孚十四岁那年，父亲就扔下孤儿寡妇，走上了黄泉路。

吴佩孚突然长大了。他紧闭着坚毅的嘴唇，每天深夜伏在枕上，看闪烁的灯影里，母亲弯着单薄而佝偻的身子，不停地摇着纺车。他大声地读书，与母亲嚶嚶的纺车声相唱和，不！他是想盖过那声音，给好强的母亲一点心灵的安慰。他不许自己哭，一个家境过分清苦的孩子，十四岁就没有了眼泪。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吴佩孚要到登州水师营里当学兵，每月二两四钱很子的进饷。

“这怎么成？”在那“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年代，让儿子穿上号衣，吴大娘是再苦再累也不肯答应的。她让孩子继续念书：“你打六岁起进私塾，九岁就开笔作文章，

十二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夸奖你好才学哩。现在你都十四岁了，只怪家里没钱，请不起好先生，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可这也犯不着去——”

可是儿子提到了李丕森的名字，老娘心花怒放了：“你认识他？登州府头一名好先生，教出来的举人、秀才多着哩！——你提李教师做什么？”

“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文也有点根基，要收我为徒。让我一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剩下五天好好念书。”

吴大娘接受了这种安排，而且亲自带儿子去拜见李丕森，行了跪拜的大礼。

李丕森是登州府的宿儒，国学大师，在胶东颇有点名气，名举人孙丹黻也是他的门生。他把吴佩孚引为“高足”，这对吴佩孚一生的思想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也是个“儒将”。

2

公元1896年，也即甲午海战失败后的第二年，登州府依然举行院试——这也是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最末的一次院试了。吴佩孚乘坐“末班车”高奏凯歌，他遵师命提着考篮，蹒跚进考棚，居然一鸣惊人，以第三名高中秀才。

别看只是一名“末代秀才”，但对吴家来说，仍是绝大转机，不论去富人家当西席（教师），还是做三家村的塾师，赚几枚银元养家糊口，就易如翻掌了，更何况前途无量，说不

定还会中举人，当进士，连县爷都得刮目相看哩！

然而，吴佩孚管了一件闲事，功名全休。

事情说来并不大，不过是蓬莱电报局局长大人，为庆贺寿辰特邀省城一个戏班子来唱堂会。其哄动之处在于男女同台演出，女演员不再是男伶反串。这事在当时的反响，真比近百年之后在舞台上穿着比基尼选美还强烈，它公然违抗了大清禁律，简直是在舞台上“诲淫”，别看蓬莱濒临大海，得风气之先，可民风淳朴，哪里容得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公然招摇？

吴佩孚以“卫道者”自居，他闻知此事之后就愤愤然不能自持了；

何况，吴佩孚“卫道有理”；这电报局长本来就是当地一个强男霸女的士绅，被县学同窗称作“登徒子”的。他以往只是在“暗门子”当中寻花同柳，岂知此番竟堂而皇之地把“女戏子”搬来了，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之打情骂俏，是可忍，孰不可忍？！街头巷议中纷纷传说，那旦角一到县城就与局长大人秋波频传，关系暧昧之至，县太爷所以热衷此事，也是与女伶不清不浑，大有聚鹿之嫌，真正让人义愤填膺了。

更何况，演出之前，纷纷扬扬，闹得满城风雨，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目不邪视的缙绅们，这下子可有尽情欣赏女性的机会，所以一个个都换上了色迷迷的眼珠子，唯恐自己得不到一纸“请柬”，有的竟不惜重金收买电报局长的心腹，渴望得到这份“殊荣”。

正式演出之日，真成了蓬莱县里盛大的节日，阖县官绅，自知县以下都前往祝寿、喝酒，与其说他们是去巴结炙手可热的电报局长，不如说他们是去一睹女演员的风采。

正当满座佳宾让新奇的刺激熏得如痴如醉时，突然，大门被“砰！”地一声推开了，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卫道者，气势汹汹地涌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个子高高，又黑又瘦，人们认识那是安香杂货店的吴佩孚，新科秀才。

吴佩孚跳到台前，喝令演出立即停止，然后手指直戳台前的县城显要：

“你们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蔑视大清禁律，在光天化日之下，伤风败俗；践踏圣人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令男女混杂同台大放淫声，还有什么脸做父母官！”

吴佩孚骂着骂着，耳边响起了嘤嘤嗡嗡的纺车声，眼前似乎也浮现出一些人们的白眼，于是顿觉胸中块垒累累，就越骂越起劲了：“你们也曾张口子曰，闭口诗云，可是骨子里却是些什么玩艺儿？民间疾苦你们置若罔闻，却在这里寻欢作乐，一方牧民之官，如此昏聩，诲淫至此，百姓还有什么指望！”

骂着骂着，他不能不戛然而止了。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是空前的孤立。方才秀才们一个个慷慨激昂才决心来大闹这台戏的，谁知闹了起来，却一个个像瘟鸡样耷拉了头，连正眼看一下愠怒的县太爷都不敢。

县太爷最初只是莫名惊诧，既至被眼前一个穷酸秀才劈头盖脸的臭骂一通之后，倒反而被骂清醒了。众目睽睽

之下，他如何不恼羞成怒？于是喝道：“反了，反了！目无尊长，狂妄之至，快给我拿下！”

在场的听差、跟班一看县大老爷雷霆万钧，自然如虎似狼，吴佩孚一看大事不好，自己一伙手无缚鸡之力不说，还早已溃不成军，哪里有半点同仇敌忾的味道？他瘦驴屙硬屎，说了句：“他们不讲理，咱们走！”于是就溜之大吉。

一口气跑过了两三条街，到了个僻静的角落。喘息甫定，秀才们就互相抱怨起来了。吴佩孚十分恼火，郁郁地说：“列位，今天的事，是我吴佩孚起的头，总行了吧！县太爷必要追究，大家尽可往我头上推。我独担这个罪咎！”

他哪里知道，第二天早有几个人到县衙里“请罪”去了。吴佩孚目标太清晰，个子大，有言论，五十大板也是打，一百大板也是挨。“墙倒众人推”，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吴佩孚在蓬莱是呆不住了，他只好离家出走四处流浪。

吴佩孚深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这次的管闲事本来也不想闹得这般大，但事败秀才们才推他为“领袖”，实在让他明白了中国文人的孽根。后来吴佩孚在军旅生涯中虽然总是有文人相从，但他心中有数，从未真正信赖过一个文人。“秀才可用，不可大用”，一直是他行动的准则，只怕与这个契机大有些关系。

3

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吴佩孚到了北京，身上就连一枚铜板也没有了。

打听找到崇文门外中帽胡同，远远地望见了“隆庆栈”的招旗在半空中招展，吴佩孚仿佛见到救星，大步流星地迈了进去：

“劳驾，请问孙掌柜在吗？”

他打听的这“孙掌柜”，大号称作孙隆庆，跟吴佩孚的父亲是朋友，在天子脚下开客栈，凡是蓬莱来的同乡多在他那里“打尖”，对家乡的情况并不隔膜。吴佩孚一报家门，他就十分热情：“呀！是安香店吴可成的公子，刚中了秀才的吴家老二到了，怎能怠慢！”让茶之后，便热情地问长问短，少不得最后把话题落在了进京干什么上面。吴佩孚不会撒谎，只好把在蓬莱闯了祸，开罪了阖县官绅一事述说一番。

谁知他这一说，孙掌柜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好几丈，屋里的气氛也陡然变得比室外的坚冰还凉。一个初经世面的秀才触了霉头，始知“人情薄如纸”究竟有多少份量。

望着孙家世伯默然无语，吴佩孚只好硬着头皮开腔道：“老伯，我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这头几天无可奈何，只好在你这儿叨扰了。你随便给我个睡觉的地方，用不了多久，我找到了差使，马上搬走。”

孙掌柜是闯码头之人，哪里会峻拒？顿时便说：“俺这人向来这样，凡事宁可先小人后君子，免得日后反倒彼此不安。我这儿供你住，有空房住空房，没空房且跟伙计们挤一挤。至于一日三餐，除了今儿晚上一顿，算我给你洗尘，从明天起，最好是请你自理。”

当晚吴佩孚便在隆庆栈吃了顿饱饭，第二天就衣食无

着了。别看吴佩孚是新科秀才，可毕竟未经世事，差使就那么好找？别看京城市容繁华，满清在这里定鼎二百五十余年，可是早已人满为患了。且不说那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提着个鸟笼子要到这样那样的地方要“意思”；也且不说达官贵人要拿“名刺”去这样那样的衙门取“干薪”，光这历年滞留在京城的落第举子也就数以千计了。更何况还有候补的官儿，满腹牢骚的翰林，他们也想找个差使“混碗饭吃”，要讨个差使在天子脚下过日子，谈何容易？你吴佩孚不就是个新科秀才吗？这在边陲小城也许人人刮目相看，可在京华首都，你算老几？茫茫人海中他举目无亲，很快就饥肠辘辘了。

吴家老二刚离开那清贫但不失温馨的家，一踏上社会就饱尝了饥寒之苦。这对他以后的军旅生涯决无柔情，也许种下了夙根。

奇怪的是，秀才吴佩孚对待饥饿，居然是背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令人不可置信的是，那饥饿的滋味居然减低了几分。

天无绝人之路，吴佩孚突然想起了自己身怀薄技，就是李丕森教他的悬肘、运笔之类。大年将至，谁家都少不了贴上副“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为何不卖春联呢？

清晨起来，吴佩孚腆着脸跟孙掌柜要了几根竹竿木头，锯齐钉牢，然后再借一块门板，横着搭成一张长案，笔墨纸

砚店里也有现成的厚颜借来一用，便可以写春联谋生了。

孙掌柜的在一旁冷眼旁观，早明白了眼前这个嗷嗷待哺的后生意欲何为，就不冷不热地说：“老二呀！你想卖春联不是？别忙，今儿个才腊月初十，赶着这大风大雪天儿，谁会出门买这个？你还是等明儿个再摆摊吧！啊？”

吴佩孚嘴上说着“谢谢世伯指数”，心中却未免愤愤然：“我已经饿了两天了，不出去碰碰运气赚两文，难道还再挨着饿过一天不成？”

吴佩孚便在隆庆棧的屋檐下架好摊子，开始了他在京城的惨淡经营。孙隆庆说得果然不错，满街空荡荡的不见行人，唯有瑞雪纷飞，寒风怒号。吴佩孚身上的棉袍也单薄了点，他袖着手儿仍瑟瑟发抖。冻饿交加，饥寒交迫，吴佩孚尝尽了人间冷暖，他的心被冻得很硬。

这时，一个小伙计走过来，焦急地问他：“先生，你摊子上连张红纸都没有，真的来了主顾，你咋办？店里去年剩了些红纸，我去请示掌柜的，先借你一用吧？”

恰在这时孙掌柜的走来，自然得送这份顺水人情：“对，对，你先拿去用着，大雪天儿也不便去买。”

小小一卷红纸，在当时的吴佩孚看来，真不啻是后来的十万救兵。他呵暖冻僵的手指，将红纸一一裁开，满心指望会有开张之喜。

谁知等了一个时辰，胡同里仍旧杳无人迹，倒是街心的雪有尺把深了。吴佩孚心中焦急，也就急中生智，猛然想起孙掌柜的隆庆棧里，过年也是少不得贴春联的，“秀才人情